

BABEL
巴别塔词典

Օրգոսն Օսծոց

奥尔皮里的秋天

〔格鲁吉亚〕塔比泽

塔

骞家

译

奥尔皮里的秋天

〔格鲁吉亚〕塔比泽

著

骆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尔皮里的秋天/(格鲁)塔比泽著;骆家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9
(巴别塔诗典)
ISBN 978-7-02-013238-6

I. ①奥… II. ①塔… ②骆… III. ①诗集-格鲁吉亚-现代 IV. ①I36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3736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7.25
插 页 5
版 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38-6
定 价 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群山的守卫者（序言）

吉狄马加

知道骆家已经将吉茨安·塔比泽的诗集翻译完即将付梓的时候，说实话我的心情是不能简单地用激动两个字来形容的，这就像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它给我带来的激动和喜悦甚至是语言也难以充分表达的，这似乎是一种宿命，冥冥中吉茨安·塔比泽与我联系就如同一根绳带，它在无形中将我们的灵魂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同样这根绳带，又把我的朋友译者骆家也连在了一起，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可以肯定地回答，当然不是。我历来认为，诗人这个群体就如同一个民族，或者说，在这个特殊的动物群体中，他们也会用嗅觉和气息去寻找自己的同类，并在这些同类身上找到慰藉、共鸣、理解以及超越时空的相互之间灵魂的交融和沟通，无可讳言，作为诗人，我与吉茨安·塔比泽之间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关系。

最早知道格鲁吉亚伟大诗人、翻译家塔比泽的名字，是我在阅读俄苏白银时代那些重要诗人的文章和回忆录中知道的，特别是诗人鲍·帕斯捷尔纳克、安

娜·阿赫玛托娃、尼·扎博洛茨基、H. 吉洪诺夫等都翻译过他那些令人心碎而忧伤的诗歌，鲍·帕斯捷尔纳克还曾这样描写塔比泽：“他抽着烟，一手叉腰。他严肃似一座雕像；他像天然金属一样干净。他健硕，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他凡人一个，但是就跟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一样。”毫无疑问，正是因为那些天才而富有魅力的翻译，吉茨安·塔比泽的诗歌成为了人们通向格鲁吉亚伟大灵魂的钥匙，特别是他那些有关格鲁吉亚山地和乡村的诗歌，就像太阳的影子和空中落下的雨滴，在格鲁吉亚的群山和河流上留下了无处不在的记忆。恐怕只有像我们这样都出生于山地的诗人，才会在一个瞬间就拥入彼此的灵魂，找到在精神上失散已久的兄弟。吉茨安·塔比泽的诗歌，是对一个山地民族心灵密码深层次的解读，他诗歌的抒情性以及永不枯竭的原生动力，自始至终都来源于这个民族数千年来就从未中断的历史、传说、神话以及有别于他人的生活方式，他的诗所构筑的内在结构和背景，都和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当然还包括一以贯之的精神传承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的诗就本质上而言，是深沉而忧伤的，就像我听见过的格鲁吉亚古老的歌谣，这些歌谣与我们彝族人的山地歌谣极为相似。他的诗从表面上看，其形式质朴而厚

拙，就像我们从画册中看到过的格鲁吉亚的山岗和峰峦，但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诗呈现的精神符号却是象征的、委婉的、含蓄的、多声部的，有时甚至是复杂难解的，这些诗是高加索山地的一种隐喻，其粗犷和沉默的内在力量，被注入了炙热滚烫的血液，从某种意义而言，吉茨安·塔比泽的全部书写，就已经构成了格鲁吉亚民族一部隐秘的心灵史，难怪苏联的文学史将他毫无争议地纳入了最伟大的诗人的行列，他所达到的高度，完全能与鲍·帕斯捷尔纳克、尼·扎博洛茨基、安娜·阿赫玛托娃等人比肩。

对吉茨安·塔比泽的关注，是我在阅读那一代诗人充满血泪的文字中开始的，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作为诗人的一种特有的敏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很多年间，却没有一个人能将他的诗翻译成中文，不能让这样一位伟大的生活于二十世纪的诗人的作品与中国的诗人和读者见面，尤其是当我读到在“大清洗”运动中吉茨安·塔比泽被枪杀以后，记录有关鲍·帕斯捷尔纳克的一段文字时他这样说：“‘塔比泽已不在，我如何能够去格鲁吉亚？我曾经那样爱他。’他给塔比泽遗孀尼娜发去了一封那个时期无法再写得更多内容的电报：‘我的心碎了。没有吉茨安，我将如何活下去？’”更是让我唏嘘不已，这

难道就是真正的诗人所要承受的命运多舛的打击，或者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在造就一个伟大诗人时必须经历的炼狱之火，而这一切都会让我们陷入更为深沉的思考。由此，我还想起了2015年11月9日我与叶夫图申科在北京见面对谈时，他给我朗诵的他写的一首四行诗：“啊，格鲁吉亚，你是俄国缪斯的第二摇篮，你擦干了我们的眼泪。一旦不小心忘记了格鲁吉亚，在俄国便无法继续做诗人。”如何能把吉茨安·塔比泽的诗翻译成中文，可以说是我长久的一个心愿，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对此你必须相信），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见到了我的朋友诗人、翻译家骆家，便极力向他推荐翻译吉茨安·塔比泽的诗歌，特别令人欣慰的是，他不光爽快地应承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将这本吉茨安·塔比泽的诗歌精选集翻译了出来。在此，我作为吉茨安·塔比泽精神上的亲密兄弟，我要向诗人、翻译家骆家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我还要向为这本诗集的翻译出版付出过辛劳的所有朋友表达我由衷的感谢，因为你们这一开创性的、将被历史所牢牢记载的工作，已经使吉茨安·塔比泽的诗歌成为了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部分，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工作和成就而令人欢欣鼓舞呢。最后请允许我把写给吉茨

安·塔比泽的一首诗作为这个序言的结束：

刺穿的心脏

——写给吉茨安·尤斯金诺维奇·塔比泽

你已经交出了被刺穿的心脏
没有给别人，而是你的格鲁吉亚
当我想象穆赫兰山^①顶雪的反光
你的面庞就会在这大地上掠过
不知道你的尸骨埋在何处
那里的白天和黑夜是否都在守护
在你僵硬地倒毙在山冈之前
其实你的诗已经越过了死亡地带
对于你而言，我是一位不速之客
然而我等待你却已经很久很久
为了与你相遇，我不认为这是上苍的安排
更不会去相信，这是他人祈祷的结果
那是你的诗和黑暗中的眼泪
它们并没有死，那悲伤的力量
从另一个只有同病相怜者的通道

① 穆赫兰山，格鲁吉亚境内一座著名的山脉。

送到了我一直孤单无依的心灵
即使你已经离世很久，但你的诗
依然被复活的角笛再次吹响
相信我——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同类
否则就不会在幽暗的深处把我惊醒
我们都是群山和传统的守卫者
为了你的穆哈姆巴吉^①和我祖先的克哲^②
勇敢的死亡以及活下去所要承受的痛苦
无非都是生活和命运对我们的奖赏……

2017年2月8日

① 穆哈姆巴吉，格鲁吉亚一种古老的诗歌形式。

② 克哲，彝族一种古老的诗歌对唱形式。

我的自传

1895年4月2日，我出生于西格鲁吉亚、靠近奥尔皮里附近一个叫舒阿姆特的村庄。

奥尔皮里河流入萨钦诺河，而萨钦诺翻译成俄语就是“显著的、著名的”意思。在我的童年时代，谁都不相信萨钦诺曾是史料记载的格鲁吉亚粮仓，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这个曾经的富庶地区就这样被荒芜了。“饥荒年代，是萨钦诺喂养了伊美列吉亚（或者说科尔希达）”——著名的地理学家沙皇之子巴胡施基缅怀过去时写道。

我记得一些古希腊职业作家。作家吉波科拉特对这个地区是这样描述的：“法吉斯河穿流其间，这个国家多沼泽、炎热、潮湿、到处是原始森林。全年多雨。当地居民用原木或者芦苇直接在沼泽甚至水里建造房屋。只有当进城或者赶集去巴扎尔的时候他们才远离家门……这个国家的果实从没成熟^①；而这个地区

① “……这个国家的果实从没成熟”：原文如此（本书注释，如未加说明，均为原注。）。

总是浓雾笼罩，以至于当地的人明显与众不同：他们普遍个儿高，但如此壮硕，以至于很难区分哪里是关节、哪里是静脉。皮肤有点儿黄绿色，像患了黄疸病似的……”

童年起一直萦绕在我记忆周围的是那些最奇特的风景。特别记得利奥谷地的落日。当热气腾腾的紫红色太阳在帕列奥斯托姆湖上徐徐落下的时候，湖面上的蚊虫遮蔽了半边天。

林间小路旁的蕨类植物、攀援茎类的藤本植物，还有稠密的悬铃木系列和白杨林，还有那些教堂塔顶杂乱无章地与沼泽地交叉在一起的非比寻常的辽阔景色，很早以前就成为我非常推崇的玛茵·里德小说的背景，还有亚历山大·鸠穆笔下主人公特殊事件的发生地，而鸠穆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多次在格鲁吉亚各地区停留，并留下了关于奥尔皮里和波基沼泽令人称奇的描述。

奥尔皮里位于山地河流茨赫尼斯-茨哈里河流入利奥河的入河口。这条河流的名称塔克维利（即“第比利斯”）原先未曾取名——前面提到的巴胡施基这样记叙——而当这条河流将从阿纳科皮亚败退时穆尔王·戈卢霍伊的六万阿拉伯入侵士兵吸进河里的旋涡后，此河就因此得名，被称为茨赫尼斯-茨哈里河

(马的河流)。

一旦暴发瘟疫和利奥河发大洪水，老头们就会常年盘点漂浮物。发狂的河水带着毁坏的房屋、婴儿小推车和墓地被冲毁后浮在浊浪中的棺材板。而当利奥河冲进两岸并形成黏稠的滑坡时，人们总是被迫滞留等待好几周。

远古时期，奥尔皮里就被视为利奥河上的港口。我的记忆中这里常常有内河轮船停靠和从这里运走玉米和干果。

稍长大成人的时候，奥尔皮里和利奥河三角洲让我想到的是艾·威尔汉的家乡舍利达；同时还唤起我关于金色三桅战船“阿尔戈”和那些寻找金羊毛勇士们的记忆。正是在这些地方，他们下了船，催眠了毒龙并盗走了科尔希达国王的金色羊毛和抢走了国王的美女女儿美狄亚。而杀死自己亲生孩子的美狄亚悲剧命运，则在神话故事创作中通过尖锐地揭示科尔希达的命运以及无情鞭笞美狄亚的铁石心肠——她患上了热带疟疾，来体现出来的。

我亲眼所见，整个村子的人都因为寒热病而死去，村民们只得咒骂着放弃他们生养多年的地方。

由这些“充满幻觉的村庄”使我很容易转而想起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1846—1870）。蒙古人扎巴在

《玛里道路之歌》中的独白里写道——奥尔皮里的这个青蛙白日乐队，只剩下些退化变质了的歌可唱。在格鲁吉亚的苏维埃政权努力下，这个地区已经变成了一座柑橘花开的花园。科尔希达的沼泽抽干水之后，再加上在黑海沿岸引入亚热带文化元素，这一切让这个国家的面貌彻底改观，而让人们把金羊毛的神话故事早已远远忘在脑后。

我的父亲完全对得起古代哲学家尤思金这样的称号，只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被他极容易地就运用到俄罗斯的虚无主义上去了。第比利斯神学院是八十年代疾风暴雨的革命斗争发源地，而父亲作为神学院的学生，却被卷入一场混乱的事件中，没能完成神学院的学科课程，六年级时就被勒令退学。依据则是一度沸沸扬扬很久的一宗关于神学院一个名叫约瑟夫·拉伽什维利的学生刺杀神学院校长楚杰茨斯基大司祭的案件。我的父亲一生都敬仰俄罗斯的教育家：H. 车尔尼雪夫斯基、H. 多波罗留波夫和 D. 毕萨列夫。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几乎都能背诵涅克拉索夫的全部作品。我的父亲跟格鲁吉亚文学界很快熟络，并参加了伊里奇·恰夫恰瓦泽的《伊维利亚》杂志和报刊工作。不久我的父亲就担任了刚刚组建的第比利斯法律协会秘书长一职。但三年后，我的爷爷，一位乡村神

甫，找到了父亲，请他回到农村接替爷爷的神甫位置，以减轻上了年纪的爷爷的劳累。

抑或是因为祖父的突然出现和坚持，还是因为父亲的一贯优柔寡断——我不知道是什么决定了他的命运，但父亲终究彻底离开了第比利斯市，自愿地将自己放逐去了农村。那里他不仅倾注全力于伊梅吉亚地区戈伏利伊尔主教的神甫高位，还全心研究格拉西莫姆·季克泽，一位首次用俄语编写心理学和逻辑学教科书的作者；与此同时，我的父亲还赢得了H.多波罗留波夫的赞誉。头几年父亲因为习惯还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做杂志报纸的摘抄、同出版界合作并固定地与朋友们保持书信往来，但不久就认识到他已经完全脱离了城市生活，于是就慢慢收窄了自己的乡村生活。因为生病的原因他放弃了由他筹建的走读学校的授课工作，而我的启蒙教育就是在那所学校完成的。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开始识字的。在我们家四岁的孩子就开始上学并轻松地学会了字母表，这让我的母亲伊丽莎白·奥科罗皮洛夫娜非常高兴。她是一位优秀的、热爱劳动的妇女；而当我们很早就失去父亲之后，母亲还担起了教育我们成长的重担……

作为一个长期病号又易动怒，父亲仍赢得了周围乡亲们普遍的尊敬。尽管他不是无所不知，且凡事都

只有他自己经历面对，但许多很远村子和山上居住点的乡亲们，都跑来找他咨询意见。好在妈妈跟所有的人都合得来。她的邻居们任何事情都能给她做示范。田地里的活她从不嫌弃，也从不会让自己生病的丈夫和众多子女沾手繁重的劳动。尽管她的工作都是默默完成的。而在农村，正如她说，只有一件工作，那就是干不完的家务活儿。

我的父亲对我的上流社会教育也是不遗余力，尽管这花了他不少精力和金钱。1905年父亲特地带我去库塔伊西市，在那里我读完了古典中学的初级课程。

记得我们赶上了一辆革命列车：被黑色百人团匪徒打死的萨巴·克尔加什维利教授遗体刚好从敖德萨运抵。在库塔伊西火车站人们用红旗和高唱《马赛曲》接车，随后葬礼就变成了几千人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父亲把我安顿住在一位上了年纪的启蒙老师的新房间时，我感觉很适应。那间房子其实就是革命的总部。我那位谦逊老师的儿女们就是运动的首领，而我通常睡觉的床垫下面就堆满来复枪，同时好像我还曾负责照看过印制无数的传单仓库。在那间房间里，我结识了第一次革命几乎所有著名的活动家，其中许多人都是后来十月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尽管竞争激

烈，我依然得以顺利考入古典中学一年级学习，并于1913年毕业。

我们的古典中学顺应了革命和最新的左派诗歌潮流。通过同为我校毕业生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俄罗斯读者就很容易想到这一点。他几乎跟我是同一时期入的学。

中学起，我就与“蓝角”诗社所有的朋友们相识。而少年时代我们就憧憬着格鲁吉亚诗歌大变革。库塔伊西中学，跟其他旧帝国所有地方一样，制度管理非常严格，有很多“老顽固”，但也有不少老师我至今仍心怀感激。

那时，跟通常情况下一样，格鲁吉亚语是合法语言：每周格鲁吉亚语的课程占到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并且在那些雨后春笋般的地下文学社团组织的活动中，格鲁吉亚母语学习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对我特别有帮助的是，童年时代我几乎就能背诵格鲁吉亚语《圣经》，在农村也一直与劳动阶层的人们交往。

很早的时候我就开始写诗，并从古典中学六年级起开始发表。起初是在库塔伊西报纸，随后在第比利斯报纸；其中，还发表了一系列的作品翻译：A. 勃洛克、B. 勃留索夫、Ф. 索罗古贝、И. 安年斯基，还有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大宗教裁判官的传奇》和

一些法国诗人的诗歌翻译。

我还记得古典中学生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虽说最后出人意料地圆满结束。罗曼诺夫王朝纪念日时我写了一张措辞激烈的传单，很快就星火燎燃般传遍帝国。不久，我的一个熟人报告给了古典中学的管理层。校长对我这种违禁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件事情让省里的督学也知道了。于是开始了调查，传言要拘捕我，但校长并没有把我供出。他是出于拯救古典中学的良心还是解救一位年轻的诗人，我不得而知，但他的英勇义举无疑使我从这一诉讼中得以解脱。

库塔伊西市彼时就像罗登巴赫笔下的《死亡天堂》^①一样。在这个死亡之城的背景下，一些虚无的幻象开始满血复活，而我们亦被这些文艺作品所俘虏。早已卖掉了自己值钱的家产、陷于赤贫的只剩下小领地的农民之城，空想某种“贵族派头的生活方式”之城，挤满了靠着敏锐狡黠的小聪明、节日里终日游手好闲和爱说俏皮话者之城，所有这一切，又都极容易让我们沾染上市侩习气和“有伤风化”。

1913年我考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再通过中学毕业生的竞赛，进入哲学部的历史专业学习。

① 比利时作家乔治·罗登巴赫 1892 年发表的同名小说。